

抗戰，以取得經濟自由，則終於只是農奴而已。

年前王正廷氏聘日時，日人問以何不能以工業的日本農業的中國合作共榮。今日日人之大炮飛機猛加侵凌，亦欲實現其工業日本農業中國之主張耳。反之中國抗戰，亦為不願作農奴而欲為獨立自由之國家，故抗戰非僅感情作用之報復，抗戰亦非戰勝日本而已，舉凡侵略中國圖致中國於死命者，皆應反抗。抗戰乃由軍事工業文化而為獨立自由國家之偉大使命，並非如帝國主義者之火併而為蠻強之戰爭，亦非列

強爭中國市場戰爭。因彼等戰後於中國於世界，並無大關係，中國抗戰，則為世界人類文化而戰，一方面為帝國之被打倒，一方面為人類文明之抬頭，故無論何人，除漢奸外，皆應抗日，若我為日人，我亦反對政府之征服政策，何況我等身為華人？深望全國人士，一致奮起抗日！

本篇係陳獨秀氏十月六日在武昌華中大學之講詞。

中日戰爭之面面觀

蘇薺雨

我們今天來談抗敵的戰爭，首先，我們應看看日本的情形才是，在歐洲戰中，日本是因獲利而興起的資本主義國家之一，然而遭受了民國十七八年間國際經濟不景氣的影響，日本也開始感受着資本主義沒落的厄運了，社會現出了不安的現象，民間的苦況，與日俱增，日本是個實行徵兵制度的國家，軍人多是從鄉村來的，多是平民階級，對於社會很表不滿，都感覺着長此下去是不行的，一定要有個出路才是，其中尤以屬於校尉階層的少壯派主張最激烈，他們以為出路不外兩條；一是把國內的資本主義推翻，二是向外發展，後者即是一九一八「事變」發生的原因，他們想用這種手段來轉移國民的視線，同時提出十六億日金辦軍需工廠，收容沒工作的工人，以減少失業，安定社會，我國當時抱不抵抗主義，同時力量也太弱，結果東北是失去了，日本那時更向國內宣傳，說東北是怎樣的富庶，提倡向東北移民開墾，以便同時解決他們的人口問題，可是移民和開發富源沒錢怎行？而

當時軍閥頗不願資本家獨享對滿投資的利益，但是結果十二萬萬圓的對滿投資，也還是仰給於三菱三井安田住友四大財閥；東北佔領後的真正利益，終究落到資本家手中去了，這時，日本侵略中國的真相已露，國際上已陷於孤立的地位，她不得不力謀擴軍，使海軍與英美為敵，陸軍與中蘇並駕，空軍和法蘇對抗。但是問題又來了，擴軍必然要錢，而生財之道，不外發行公債和徵稅二途，日本當時社會，實在又是富的太富，窮的太窮，少壯軍人們看到他們總是老那樣苦，現在國家又要向他們要錢，於是，他們又憤極了。可是，他們究竟沒有想到根本的原因在那里，他們只覺得須再謀出路，故又高唱起打破現狀和向外發展的兩個口張，去年「二二六」對內的行動，就是所謂打破現狀，他們的意思，不意把資本主義打倒，實行共產，而是要求實行國家社會主義，把一切資財都收歸國家所有，這次改變的首腦，就是法西斯領袖的真崎訓練總監，亦即是少壯派的頭目，他想推翻昭和，把

秩父宮抬出來，因為昭和性極和平而且稍有學問，平素不滿軍人之行，故他們想把他推倒，可是事實上並沒有成功，因為國民對昭和尙崇拜擁戴，且對暴力攻變很厭惡，故「二二六」事變除殺害了幾個大臣外，沒有一點結果，對內不成，日本的政治路線又向那兒走呢，當然就只有傳而向外，向我華北增兵，伏線即在此。日人既向華北增兵，為威脅冀察兩省，時常在平津豐台一帶作大規模的演習，他們這種侵掠的野心，本屬顯然，可是主持冀察政務的某將領還在做夢，他雖口裏說有準備，但他却始終相信日本無領土野心，而他的態度是跟日本既不幹，明白的擁護中央也不願，他在只想中央和敵人中間，作一根橋樑，這種敷衍的方法，自然是不能長久的，果然到今年四月間，某將領被天津駐屯軍司令官田代氏的經濟合作的要求逼回山東原籍去了，原來所謂「經濟合作」的，第一步就是修築由滄州到石家莊的滄石鐵路，該路後又因陳覺生向日人討好獻計改為津石鐵路，此種合作的方式，經中央的反對，說明對外簽訂任何條款，非經許可，中央不能承認，故沒有成功。日人因見此計不售，某氏態度又復模稜，於此乃發動蘆溝橋事件。在蘆溝橋事件爆發時，某將領在原籍樂陵，中央聞報，曾電令其趕往保定坐鎮，準備抵抗，並交七軍兵力（共約二十八萬人）與某將領指揮，但他此時大夢未醒，還想貪圖苟安，他不到保定，即往天津敵人談判，此中情由，殊足玩味，蓋二十九軍向分兩派；一派是主張抗戰擁護中央的，馮治安秦德純等屬之，一派是親日主和的張自忠張允榮陳覺生等都是。本年初夏視張自忠的到日參觀，當然時非偶然的，某將領在這兩派中，常感左右為難，但畢竟受了漢奸們的包圍，欲求苟安，竟於七月十九日和日

本簽訂了協定，由津反平，下令將在蘆溝橋抵抗暴日侵掠的馮治安部三十七師向南撤至保定，因日人當時會向他提出若干條件，內有：一抗日軍隊撤至保定以南，二冀察政委員的反日份子都免職，由日方荐人繼任，三平津有名教授及抗日學生一律驅逐出境，可是這種屈辱的條件不為馮治安等主戰派所接受，二十六日日方再提最後通牒，同時即向馮部進攻，二十八日晨九時，南苑失守，同日午後三時，大勢已不可挽回，不得已，找漢奸張壁與日駐平特務機關長松非求和，晚九時，日兵已到北平城外，他竟狼狽於深夜二時出走至保定，北平就這樣失掉了。那時駐天津的隊伍是張自忠部卅八師，張氏早有命令囑不抵抗，後來保安隊雖和日軍抗戰，但大勢已去，天津也接着亦非我有了。平津淪陷後，中央即駐重兵於南口，以圖收復平津，保衛晉綏，敵人亦認南口為必爭之地，故於八月七日正式向南口進攻。時南口守軍為馮思伯軍，共三師人，敵軍則有五萬。據敵軍軍事當局宣稱，敵我兩方，爭此天險，戰况之烈，如歐戰後第一次，敵人每日發砲用費，約計有一千萬圓之鉅，我羅團全團，亦因極力抵抗，不幸作壯烈之犧牲，終因寡不敵衆，車站被佔。後雖增援部隊趕到，無如敵又改變計劃，從張家口抄來，結果不二日，南口竟致不守。先湯氏欲將司令部設宣化，為察哈爾主席二十九軍師長劉汝明所拒，劉氏既不能守張家口，復由宣化退到蔚縣，日軍於是再分兩路，一攻蔚縣，一攻大同，大同在晉綏地位極為重要，惜已與蔚縣相繼失陷，致雁門關也跟着不保。現在晉綏方面所可守者祇一娘子關而已。如娘子關再失則全晉危矣。平漢線方面，冀南全失，津浦線敵軍亦已進入魯境了。至於淞滬戰事，則比較良好，這自然因我方對淞

滬較北方爲重視，同時也因指揮較統一所至。總之我國此次抗戰，是下了最大的決心，我們必須爭求最後的勝利，而且也不能不求最後的勝利的。我們全國民衆，現在除了拿出全力來，挽救危亡以外，別無他法。至於國際方面，對中日戰爭，現在已極震動，國聯頃已通過譴責日本暴行案，并決定召集九國公約簽字國及邀請美蘇兩國舉行新遠東會議，以解決中日糾紛。照大勢看來，各國已有羣起幫助中國抗戰的意向。不過，這裏應當注意的是日本現已派遣了很多的第一流外交家向法西斯國家和英美遊說，所以今後國際局面如何變化，尙難臆斷。大概要看英意地中海關係如何而定。看日寇近日在北方的軍事行動，是要於新遠東會議開會前，佔領華北五省，華北是工業原料的出產區，日本所缺少的，華北都有

抗戰中民衆應負之責任

趙賡雍

，如果整個的華北被佔據了，則我國的一切寶藏也都跟着喪失，這是我們所應萬分注意的，國人似乎重視淞滬的勝利，而輕視華北的敗退，何等淺見！

我們的敵人以往的軍事準備是以世界爲敵的，這次大舉侵掠我國，她的力量自然能可支持相當長的時期。在這生死存亡的最後關頭當中，我們既不可以輕敵，也不可以自餒，只有全國上下，一致奮起，沉着應戰。在在大戰業已開始，前方軍事自有政府負責，後方的秩序，則賴我們後方民衆尤其是知識份子來維持。際此千鈞一髮的時會，我們須拿出全力來，也只有拿出全力來，纔能爭得最後的勝利！

（十月十日在武昌中華大學講演）

今日何日？非我國與寇敵抗戰之時乎？吾人何人？非迭受敵人欺壓者乎？夫吾人既爲被欺壓之民族，又值此全國一致抗戰之時機，則軍民上下，宜如何精誠團結，戮力殺敵，以收復失地，雪我國恥耶？同胞！我四萬萬餘之同胞！當能追憶倭寇侵略吾國之史實，溯自日軍閥攬權之後，久欲逐其武力對華之政策，故蓄意釀成二十年九月十八事變，先後佔據我遼寧，吉林，及黑龍江三省；且擾亂天津，挾廢帝溥儀以去；明年一月二十八日，又進攻上海，糜爛我地方，虐劉我同胞，損失之巨，前所未有；是年三月，日人竟擁立溥儀於長春，藐視主權，莫此爲甚；其侵略野心，尙不止此，復於二十二年，進兵攻陷熱河，咄咄逼人，蔑以加矣；我政府

爲顧全大局計，不惜忍辱求全，逆來順受，狼子野心，貪婪無厭，竟思攫取華北，組織偽滿第二，乃於今年七月，造成蘆溝橋事變，肆意砲擊我國軍，意欲以大量兵力，威脅我政府，承認華北五省之自治；我中央當局，於忍無可忍之際，不得不積極抗戰，以保衛國土，尊重主權，爲正義而犧牲，求和平而奮鬥，其意義之重大，凡我國民，當共喻之！同胞！我親愛之同胞乎！須知國以民立，民賴國存，無國則民何由存，無民則國何所庇乎？試觀蟻雖小蟲，猶知鬥爭，以自保巢穴，矧吾人爲萬物之靈，其智識能力，高出於尋常萬萬耶？凡有血氣者，吾知其靡不拔劍而起，挺身而鬥，以殲彼醜類，還我山河也。雖然，衝鋒陷陣，固賴將士；